

潮剧的味道

梁卫群 著



中

潮剧的味道

梁卫群 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潮剧的味道 / 梁卫群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306-05747-1

I. ①潮… II. ①梁… III. ①潮剧—介绍
IV. ①J82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6685号

CHAOJU DE WEIDAO

潮剧的味道

梁卫群 著

出 版 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曹丽云 翁慧怡

责任编辑: 翁慧怡

责任校对: 李培红

装帧设计: 张绮华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传 真: 020-84036565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

邮 编: 51027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6.875印张 146千字

版次印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潮剧（英文：Teochew opera, Chiu-chow opera），又名潮州戏、潮音戏、潮调、潮州白字（顶头白字）、潮曲，主要流行于广东省潮汕地区以及福建省闽南地区的南部，还有海外的东南亚诸国（主要是越南、泰国、新加坡、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以及法国等潮人聚居区，是用潮语演唱的一个古老的戏曲剧种。

二〇〇六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竟以白镵青鞋擲歌台上，賓客辄取巾幘、衣帶、便面、香囊擲之，名曰丟彩。次日則計其所值而贖之，伶人受值称謝，爭以為榮。

乾隆《潮州府志·社會》



你在门道里看风景

李英群

这是卫群的第四本书了。四部著作全是关于潮剧的，确实难得，而对我这个潮剧圈中人来说，她作为圈外人来用心品味潮剧，形诸文字，则是难能可贵的了。

跟卫群相识在二十年前。那时，她在汕头一家报纸担任副刊编辑，假日会回潮州老家看望亲人，因为我恰在该报写专栏，她受责编委托来找我。进门一见，是位清纯并略显柔弱的潮州妹子。记得她说自己晕车，每次回来都是一种负担。又说她从小喜欢潮剧，特别提到《莫愁女》。很自然，我一开始认为是一种套近乎的嘴前话，因为《莫愁女》剧本是我移植的。

但很快就感到她不是在说客气话，平和的口气中显出很有见地。作为一名“七零后”，那时中国的空气中飘荡着流行歌曲的浓浓氛围，怎么她却喜爱上潮剧？年轻一代不都嫌潮剧老土么？

她给我留下好感。

此后，有过几次见面，或在潮州，或在汕头，聊的都是潮剧。常觉时间太短。

这次，她发来微信，说近日在准备出本潮剧随笔，请我给看看，如觉得有话可说，便写下来给她。我说我是个散淡的人，散坦之人，怕说不出于她有益的话。她说她行文也带散意，散不是零散，而是随意、听便，不强加于人。

这话听起来合耳。

我向来不喜欢严气正性、面面俱到的长文，喜欢的是闲闲说去、平实朴素的随笔。汪曾祺在他的《塔上随笔》一书序言中说：“随笔大都有点感触，有点议论，‘夹叙夹述’。但是有些事是不好议论的，有的议论也只能用曲笔。‘随笔’的特点恐怕还在一个‘随’字，随意，随便。想到就写、意尽就收，轻轻松松，坦坦荡荡。”读了卫群这部书稿，我觉得它体现了汪曾祺所概括的文体特征。她在观剧过程中有自己独到的发现，每篇文章都闪烁着思想的火花，蕴含着某种哲理。卫群的随笔重视意趣、情趣，为情而起文。这一点很重要，这些文章当然是写给喜爱潮剧的人看的，若非有情有趣，人家看了舞台上多姿多彩的艺术表演，怎会爱上你无情无趣的大道理！至于行文，她自己说也带散意、随意。看看她的语言风格，或高雅，或俚俗，有风趣的调侃，也有平实而古朴的叙述。她写得从容，我们读得轻松。

曾一次跟摄影大师陈复礼先生聊天，他送我《陈复礼摄影艺术研究》和《陈复礼摄影佳作欣赏》两本评论集，并直言他不喜欢摄影界朋友的论文，他们总摆开大架势，高谈阔论，充满名词术语，却不接地气。他喜欢圈外人写的杂感，常常只触一两点而不全面论

述，却是他们直观亲切的体会，鲜活而生动。

艺术欣赏向有“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之说。卫群早就不是那个在戏棚下看热闹的小姑娘，她已摸进门道里了。但她不被门道限制而在里面打转，她观剧，有着内行人的理性，更有一般观众的随性，永远对经典剧目保留着新鲜感，不断有新发现，抓住一点，就扯开去，她很有节制，绝不煽情，意尽就收，像苏轼说的“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答谢民师书》）。文字很干净。

《庞三娘为何不叫苦》，谁看得这么细啊？卫群说：“我留心听过，庞三娘自始至终没喊过一声苦。”然后复述庞三娘的种种的苦，最后说：“庞三娘的不叫苦，可能恰恰因为她才是最苦的人。她苦到不怜惜自己”，“让人感觉其苦极矣”。发现独具，见解独到。

在《阿娘与阿娘不一样》中，她详细分析了两个潮州女子的不一样：黄五娘是府城员外的深闺女儿，属大家闺秀；苏六娘是乡下员外的小家碧玉，出身不同造就了她俩许多差别。卫群分析得极细致、极服人。一般观众大概少有人去注意到。但卫群并没认为只有自己才有此慧眼，她知道是编剧的潜营构。她在文末说：“一个用心灵去创作的作品，只要存在着，它总能等到别的心灵的感知和欣赏。虽然这两部作品是五十多年前就在的了。文章千古事，什么作品不是？”你看，她是不是编剧的知音？

说她是编剧的知音，还可看她对《井边会》中设计的两个丑角

的理解：“两个丑角的插科打诨，恰到好处。编剧在此剧中运用喜剧元素是很小心的，分寸感很好，效果也很好，让人泪中带笑。但编剧没有夸大这点‘喜’色，更没把这出悲剧变成喜剧，因为我们知道，作品乐人易而动人难。”（《敏感的李三娘》）真个是人情练达啊！

也许有感于我们这个时代太强调文艺作品的社会意义和教育功能吧，卫群站出来为编剧说话了，在《〈芦林会〉，看什么》一文中，她一口气举了《闹钗》《韩文公冻雪》《周不错》《挡马》等难以说明其意义的作品之后，她说：“这些戏貌似‘无用’，就是纯粹的审美，它们对观众没什么干预的作用，没什么主观色彩，看戏是一种轻松的事，平等、自由，给予观众足够的自主性。笔者相信这才是中国戏曲里演戏与观戏的一种正常关系。”

是啊，我们把文艺喻为百花，花的基本属性是供观赏的，别强调它的药物功能，只要它无毒，就是好花。

我甚为欣赏卫群在文章中使用一些潮州方言，比如“铺藤被席”“古朝年”“退涝”“浮婚星”“鼻头叠块白豆腐”“嘴尖舌利”“看熟唔知惊”等等，其鲜活、形象及准确度，从普通话中难以找到对应词汇。潮剧是用方言写的，评论潮剧的文章用些方言土语，是一种文化自信。

卫群是真诚的，她坚持说真话。这个集子中，有几篇并非说好话，比如《潮剧的味道》《戏曲的参差》和《若来莺儿不死呢》等篇，基本是评说其不足的。

卫群是坦荡的，她说：“十几岁的时候非常喜欢《莫愁女》，甚至为了这出戏，曾动过去考戏的念头。”她甚至用了本书中极少见的夸张语气说：“年少时我相信，有些人会得到上天特别的偏爱，降与一些旁人没有的福分，最确定无疑的唯有《莫愁女》的女主角，她是多受上天眷爱啊！心里有个念头不敢让别人知道——想演一回这个女主角。但不敢说出来，因为这愿望太遥远，太荒唐。甚至连存张她的剧照都是弥足珍贵的。”（《爱情是件奖励品》）真个是天真得令人生怜！

现在我要告诉卫群：你就是得到上天特别偏爱的人，让你从事的职业可以看那么多戏，采访那么多潮剧名流，你要任何一位潮剧名家的剧照，轻而易举，还可以随心所欲与他们合影。设若你真去考戏，演上莫愁，这个戏至今仍在上演，只怕你没空欣赏那么多潮剧经典，更别说能写出这么几本读者喜爱的书来。

你，是不是该请朋友们吃一次凤凰浮豆干？

品戏啜清香

陈喜嘉

卫群又出新书了，《潮剧的味道》是她的第四本戏曲专著。潮剧的味道，对卫群来说，是舞台内外生旦净丑的百味人生，也是一名爱戏人对这个古老剧种一如往昔的温婉情怀。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卫群推出处女作《她潮剧》，这是一本别致的剧评，笔下为以女性为主角的剧目、名剧里的女主人公，以及她站在女性角度的思考和遐想。二〇一二年一月问世的《知蝉声几度》，是潮剧艺人的群体访谈，记录了当时健在的童伶演员、老艺人的艺术回忆和生活回忆，虽是立足纪实，字里行间仍带着她的温婉和轻盈，描摹最鲜活者，窃以为是有关女艺人的刻画。二〇一四年五月出版的《女童伶往事》，是有关著名女童伶演员陈奎英的纪传体文学，撷取旧戏班往事，反映童伶演员，尤其是女童伶演员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六十年代的境况和变迁。

卫群的潮剧专著，或者可看为发自个人情感和文化视觉的随笔。她的文字向来亲民，较少囿于戏曲表演和圈内艺事的评点，常以梨园物事为发端，注入个人情怀，将视角拉到戏外，放到文化命

题里加以阐发。她喜欢将潮剧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予以解读，把艺人当成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加以聚焦，把艺事看成社会活动、文化活动，从中汲取能够关照当下，同时也是常人易于接纳和共鸣的成分。于是，她的读者除了梨园界、戏曲爱好者外，还有不少人是不怎么看戏的。

从阅读需求来看，当下多元文化并存，可选择门类繁多，个人文娱空间越显繁复和私密。潮剧作为一种传统艺术，对于普罗大众而言，其艺术表现和承载已显得次要，而其承载的情感和关照，正逐渐受到重视。活色生香、融入生活，带有普及性、鉴赏性、推广性的平易文字，似乎更合时宜。从作者资源来看，潮剧纯粹的学术性论述、传统严肃的评点，随着老一辈研究专家和艺人的退隐或故去，不容易再有重量级作品问世，而后继力量的上轨还须待时日。换言之，对于潮剧，对于传统文化的新评点、新解读，大有必要，也大有可为。卫群能够对潮剧艺术的某些方面集中笔墨，形成自己的视角并辛勤耕耘，且收获颇丰，实在难得。

其实，卫群并不是戏曲研究者，甚至不是真正的戏迷，但是她积淀可观，出于记者职业生涯，也出于女性观众身份，她对潮剧的专注，常是三分戏内、七分戏外，抓住了一根或隐或现的“戏藤”，就有滋有味地说开了，既有对艺术的思考，也少不了她一贯的遐思。她的文字不论和戏曲若即或若离，见解或深或浅，演绎或庄或谬，都不难从中感受到她对潮剧用情之专，落笔之虔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窃以为是其写作风格之一，也是其作品魅力

之一。她的这一特征，在所有作品里几乎都有所体现，倾心之下，她的意念有了底气，也有了感染力。

《知蝉声几度》是卫群在报刊专栏的汇编，《女童伶往事》是她潜心近一年时间访谈的长篇之作，两者主题均明确，创作线条清晰。《潮剧的味道》的二十九篇稿子，则是其近年所写与潮剧相关文章的结集，均是随性随感而发，没有提纲挈领的写作规划，能够成书也属无心插柳。文章有来自名角、名剧的梳理，如《〈刘明珠〉有历史硬伤》《〈芦林会〉，看什么》《“老鹅”洪妙》等；有来自行当、表演的解读，如《潮剧的花旦》《乌衫之美》《陈壁娘不是刀马旦》等。我最爱读的，要数她发自潮剧戏文、表演形式、人物形象的言论：如《阻隔与流动》，由听《扫窗会》她想到，戏曲表演中的欲扬先抑、迂回曲折之美，“一览无遗，则少了意趣，但‘隔’不是目的，是有意设计，目的在山穷水尽之际，迎来柳暗花明之惊喜”；用作书名的一篇《潮剧的味道》提到，“包括唱腔上的娓娓道来，轻婉自然，服饰和表演上的不过火，不张扬，留有余地，都与潮人的审美和民性相关，即含蓄、内敛、抑止”；《千古伤心狄仁杰》是写她推崇的陈英飞先生的作品，“袁崇焕、狄仁杰是千古伤心者，陈英飞写这样的戏，应该也很伤心的”。

除此之外，《潮剧的味道》书中还有两篇“另类”。《益书藏书》戏文温润绮丽，行当做工丰富，向来是戏校必授锦出，声名远播，但编剧之一的王江流先生已少人知晓，《想到王江流》写的

就是其人生终极的凄怆决绝。另一篇是《认识郑文风》，卫群写了郑文风先生生活中几个“深广和柔软”的镜头，这原是她受长者所托，为筹划《郑文风文集》写的专稿，惜乎计划因故落空了。这两篇文章的收入，让《潮剧的味道》这本主体格调休闲的小书，多了一份凝重，在咸甜适口之余，夹杂些苦涩酸楚，这或许正是五味俱全了。书中牵涉虽显零碎，却可窥见卫群之志趣和追求。

顾盼当下戏曲界，生存和传播均不容乐观，其中原因既有民众与传统艺术的疏离，也与当下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化精英对剧场艺术之间的心理距离渐行渐远不无关系。戏曲的落寞既有其自身存在的不尽如人意，也与观剧人群、评论人群的局限息息相关。像卫群这样的知识女性，撰写出此类戏曲随笔，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如果将潮剧界的皇皇巨著视为文化大餐，《潮剧的味道》就像潮汕人喜好的芜荑，叠在盘头，作为点缀，它鲜亮青翠，啜之留香。

受卫群之托，我忐忑地写了上面的文字，不敢妄称为序，但愿能对诸位了解卫群及其作品有一点帮助。谨此。

乙未年腊月于深圳

001	阿娘与阿娘不一样	119	“政治错误”的杨子良们
018	陈伯贤不是青天老爷	125	《刘明珠》有历史硬伤吗
028	阻隔与流动 ——听《扫窗会》	130	电影《告亲夫》中的人物关系
035	陈璧娘不是刀马旦	136	《赵氏孤儿》：不只是“复仇”
043	敏感的李三娘	141	李后在等待谁
050	庞三娘为何不叫苦	149	若来莺儿不死呢
057	《芦林会》，看什么	154	从鲁亮侪还官说起
064	金花与金章婆	159	潮剧的味道
071	金章婆是恶妇吗	163	潮剧的花旦
077	《金花女》的后台歌	169	乌衫之美
085	古朝年有个阿苏秦	175	戏曲的参差
089	千古伤心狄仁杰	179	“老鹅”洪妙
100	他们的爱，令人倾心	187	想到王江流
108	爱情是件奖励品	192	认识郑文凤
113	《辩本》的君臣底线	198	后记

阿娘与阿娘不一样

